



## 潼河,二十里的乡愁

□江苏 潼河水

潼河起始于安徽灵璧县北大刘山南,东南流经鳧张、崔圩、高楼,至友谊沟口始出灵璧县境;流经睢宁县和泗县,于江苏省泗洪县归仁镇大口子注入徐洪河,全长六十公里。河水清澈甘冽,三十年前,很多庄户人家作为饮用水。河内鱼类繁多,有鲫鱼,有鲢鱼,有鳊鱼,有鳙鱼等等。河床浅滩处,杂草弥生,有螺丝,有河蚌藏身其间。每逢夏季的清晨,两岸百姓挎篮提桶,涌至河边捡河蚌。河蚌肉质鲜嫩,兑着韭菜或辣椒爆炒,味道美极了,胜过山珍海味。这里也是洗澡的天然浴池。男人们不避讳,除去身上的衣裤,赤裸裸地亲近着凉丝丝的河水,洗去劳累疲惫,洗去烦恼和忧愁。女人们大都在晚上三五成群来到河边,穿着内衣沐浴。有时,小鱼儿用小嘴啄腿部,痒痒的,她们就会咯咯地笑。月亮似乎明亮了许多,从薄薄的云层缝隙偷窥。孩子们更喜欢洗澡游泳,他们从河这岸晃到河那岸,又从对岸游回来。他们的水性过人,一个猛子,可以扎到河对岸。河里淹死会水人。溺水身亡的事亦时有发生。记得有一个叫水亩的少年溺水后,他的母亲每一天都会在河边哭上半夜。声音让人肝肠寸断。后来,孩子们到河里洗澡就少了。再后来,修了电灌站,用水、洗澡都到庄头的沟渠里。对故乡风物的展述,对童年的追忆,那些点点滴滴的乡愁啊,像雨水一样一次次淋湿了游子的梦。

流经归仁的潼河段,历史上习惯称乌鸦岭。乌鸦岭也叫大堆。传说,早年的潼河深不见底,两岸灌木丛生。当地人用“铁打铜包乌鸦岭,四两铜丝打不到底”来形容它的深和险。铁打铜包是指地质结构,平台以下,都是石质砂礓,坚硬无比,有小如碗口,有大如磨盘,形状各异,色灰白。还有人说它的深,“乌鸦三展翅难飞上”。这可能有点夸张。站在潼河大桥放眼望去,河道弯弯,犹如玉带。岸上草木葳蕤,天然氧吧。偶有渔船经过,船头的女人休闲

自在地下着丝网,男人划着桨,说笑着。这份的悠闲,一般人无法体会到的。相传,明代时,河北岸有一字排开的七十二座窑。遥想一下,七十二座窑烟雾缥缈时,窑工们穿梭的身影,该是多么的壮观和令人翩翩遐想。相隔六百余年的情景何其相似,窑工,渔民,仿佛置身于仙境。南岸是青石叠累,石下是梅花桩,高耸坚固,牢不可摧。据史料记载,该浩大工程是明代潘季训所为。一为防黄水之患,使百姓免遭水灾;二是保护黄陵及明祖陵。大堤绵延二十里,蔚为壮观。可惜,这段堪称苏北长城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大跃进时期。所有的青石板被运去烧石灰和水泥了。今年初春,一位邓姓大爷站在北岸,手指南岸,说起那段历史,感慨万千。他还说起了克复桥,说起了石板街,说起了归仁的一座座庙宇,这些都不复存在了。有谁说,对历史的回顾,不是刻骨铭心的乡愁呢。

潼河,我的乡愁只有二十里。二十里的乡愁让我燃烧了一生,顾盼了一生。潼河岸边,埋着我的溺水而亡的侄子,他,只有五岁。那一年,我把笔名改为潼河水。我要每时每刻流经侄儿的身边,不让他孤独和孤僻。在他活着的时候,父母都在外打工。他的孤独烙上时代的印记,他的孤僻不是他的性格。上中学的时候,奶奶门口的大堤是我的必经之路。那时,奶奶经常给我钱,两块,五块的。她的钱用手绢包着,包了很多层。好像那里包着命。为了我,奶奶省吃俭用,甚至把命都给予了我。奶奶生命垂危时,我问她,是火葬还是土葬,她只说,烧了太可惜了。我跪在她的身边,握着渐渐变凉的枯瘦如柴的手,泪如雨下。奶奶不想烧了去大考山公墓,她要留在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。在她眼角的泪水中,我读懂了苦难和依依惜别。她对世间的眷恋,对生与死的告别,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乡愁吗?其实,也是我的乡愁,也是每个人的乡愁。

## 大军营里的小马扎

□河南 时双庆

与凳子椅子相比,我还是比较喜欢马扎儿,先不说它精美与否,但就便捷这一点来说,没有哪样我们坐过的物件可以拿来比的,随手搬起来就走,伸开就能坐,不用了还可以折叠起来,实在是方便至极。

我与马扎儿有感情,还要从部队谈起。

2004年年初,新兵下连后,我被选去济南学习,开始了为期八个月的学兵生活。第一次见到的坐器就是马扎儿,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:几个简单的小木条,下腿儿交叉,用一根筷子粗细的铁棍横向支着,上面再来回穿几个布条,咋看都没有安全感。

部队是个讲究纪律的地方,做什么事都要求整齐划一,对我们这些新兵来说,集会、上课时,摆放马扎儿就成了一项必修课,第一次用马扎儿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

值班区队长在上面喊:“准备——马扎儿!”下面一阵哗啦啦响动。

区队长喊:“放!”下面又是一阵噼里啪啦。

区队长喊:“坐!”有人就开始东倒西歪。

后来,光马扎儿训练就搞了一个星期,即便如此,还有好多战友因意外情况伤了手。马扎儿,成了战友们心中一道无法言说的痛。

然而,日久生情,小小的马扎儿一直陪伴着我

们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渐渐地,我们的训练和生活里就离不开它了。坐在俱乐部里看电视,趴在床铺写心得,上政治教育课……我们把准备马扎儿的动作练得炉火纯青,区队长的嗓门也更大,仿佛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或威慑。

年底,八个月的学兵生活结束了,那些磨得光亮的马扎儿依旧坚不可摧,莫非,在那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里,它也早已练就了军人的铮铮铁骨,可它哪里知道,戳痛战友们心灵的往往是那段有它朝夕相伴的小情怀!我们带走了能带走的一切,唯独留下了马扎儿。

老部队配发了铁凳子,也能折叠,但最大的问题就是笨重,还容易磨损,冬天坐在上面,一股寒气自臀部而来,就像是没有烧起来的机器,你得用体温给它加热,想起来就痛不欲生,也越发想念那个小小的马扎儿了。

退伍后,对马扎儿的念想渐渐淡忘。姐姐买了两副马扎儿,听说挺贵的,都舍不得拿出来示人,更不要说坐坐了。我见了那两副马扎儿,铜褐色的,油光发亮,听说是一种名贵的柚木做的,马扎儿上面的布条也新颖别致,然而,它终究只是摆在华丽的盒子里供人观赏的玩物罢了,不能用的马扎儿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

## 故乡的天空

□池州 石泽丰

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,我坐在院子里,母亲在里屋睡着了,隔壁的邻居也都睡着了。星星洒满了天空,一轮弯月斜挂在头顶上,白云从下面飘过,仿佛是月亮在飞速地窜出白云,挣脱着岁月的枷锁,它一会儿探出头来,一会儿又隐没其中。这是在我的老家,在我出生的地方,在我好多年都没有回去过的故乡。我仰着头,看到时间在风的翅膀上流逝,是它带走了我的童年,把欢乐留在我的记忆中,至今没有褪色。

看着眼前的这栋老屋,父亲的遗像挂在堂屋中间,他是这个房子当年的主人。他不在了,一张相片凝固了他的笑容,似乎也凝固了我们曾经相处过的日子,但在今夜的月光下,我分明感到有种东西在散发,从时间捆绑的绳索中挣脱出来,那是什么呢?是一种情感,是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。看着故乡的天空,这种感情散发得越强烈。

四下,一些虫鸣是如此的熟悉。我当年躺在凉床上听过,头枕在祖母的腿上,听她讲故事,感受着她轻轻摇动着蒲扇为我带来凉风。祖母最擅长说牛郎和织女的故事,每每她说到织女被王母娘娘带走之后,我就迫不及待地追问起来,织女去了哪里?她现在怎么样了?这个时候,祖母把蒲扇一挥,说:她就在月亮的后面,你如果能数出一万颗星星来,织女就会出来。于是,童年的夏夜,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仰望天空,数着星星,多想我是第一个数出一万颗星星的人,是第一个数着星星让织女出来的人。可是,总是数着数着就睡着了,直到今夜,我都还没能数出一万颗星星来。

后来我才知道,这是祖母编造的一个故事,可故事永远是那么有吸引力,永远是那么新鲜,就像载有星星和月亮的天空,永远悬在我们的头顶。但是我的祖母呢?和我祖母一样的长辈们呢?在时间的河道里,他们一个个闪到星星的背后去了,包括我的父亲。我相信在此刻,在我注视这些星星的时候,我的祖辈们一定在星星的背后看着我,看着他们的子子孙孙,看着人世间的烟火。这样想着,我就感到故乡属于每一个迁徙者灵魂所系的居所,是精神依存的地方。老屋很自然就有了那么一种庄重,那么一副沉默的神情。

村庄里,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建造的小瓦屋已经不多,它们多数要么长期无人居住被风雨相继推倒,要么是被建造这些房子的子孙们拆掉,换了地方重新建起了楼房。这次回来,中午时分,看到村口被风雨推倒的核桃公家的老屋,野草在土砖墙上肆意疯长,倾颓下来的椽木,斜搭在断墙上,攀藤植物顺势沿着木桩争抢着阳光,整个村子显得格外寥落,我的心里沉甸甸的,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。我抬头看看天空,天空无云。

现在,我一个人坐在自家的院子里,回想着童年的夏夜,回想着那些扎根在我心深处的童年故事,以一个游子的心去感受老屋残存的温度,感受着母亲的气息和鼾声。我想,如果哪一天母亲不在了,她的气息与鼾声随之消失,老屋便会成为一个空壳,温度也由此冷却,我还会回来坐在院子里看天空吗?我还会回到故乡,把天空上的星星数上一万颗吗?我没法给自己一个准确的答案。